

041
6185
:6



山堂肆考地理第三十一卷

碑

碑者悲也。本虛墓間用之。以下棺者。古人

碑。又鑿碑令有圓孔。樹于柳之四隅。于圓孔中著

輓轡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以一頭繞

下之。此乃古者懸棺之禮。後人因而書之以表功

德。因留而不忍去。故碑之名。由此而得。秦漢以降。

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

旨矣。又天子下棺。六綽四碑。諸侯四綽二碑。士二

綽。無碑。釋名云。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

綽音律

書帝王中

十人

書唐錄

書周禮

書周禮

也懸下壙曰綽。綽將也。徐徐將下之也。

孔子廟碑

唐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既新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大儒公羊高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韓愈為作碑文。

季札墓碑

季子墓在江陰縣申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湮沒。宋守朱顏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

曹娥碑

漢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于。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使

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蔡邕題八字于碑背曰。黃絹色絲。外孫壘白。楊脩字德祖為丞相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見碑背有八字。操不解其意。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為絕字。幼婦少女為妙字。外孫子女為好字。壘白受辛為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行三十里。

陶母碑

晉陶侃母湛氏碑也。見唐持正先生皇甫湜文集。

孔德讓碑

東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皆在孔林中。孔君孔子十九代

山堂肆考 卷三十一 孫名震官至河東太守。德讓孔子二十世孫。都尉君宙之子。名謙。德讓其字也。歷郡諸曹吏。宙震之弟。

郭有道碑

東漢蔡邕嘗為郭林宗碑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求其無愧色者。惟郭有道碑耳。

班超紀功

唐姜行本高昌之役。為行軍總管。出伊川。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乃磨去古刻。更刊己頌。陳國威

靈

盧奐記惡

唐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明。凡治奸惡。既

斷其罪。又以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時謂記惡碑。

墮淚碑

晉書。羊祜守襄陽。有惠政。後百姓于祜平生遊憩處。建碑立廟。故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為墮淚碑。

流汗碑

蔡州既平。唐憲宗命道士姓張者。至境醮于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有少誠德政碑在焉。晉公廢以為宮。雷大震

碑流汗成泥滓。人號流汗碑。

武侯誓蠻

衡州耒陽縣東有石碑。三國時諸葛亮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曰。後有功在吾

上者宜立石于右。至宋狄青破儂知高回立碑于右後為雷所擊。惟存斷碑。

郭進屏盜

五代周郭進為衛州刺史。治有聲望。群盜屏跡。世宗勅杜韓序其事于碑。人號屏盜碑。

讀道旁碑

東漢王粲字仲宣。與人同行。讀道旁碑。人使粲背誦之。不差一字。

立軍中碑

唐吐突承璀欲于軍中為帝立聖政碑。礮石請文。內相李絳奏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德之

唯作上

事。恐貽笑天下。憲宗初甚怒。絳語不已。卒大開悟。除絳中書舍人。翌日面賜紫衣金魚。又親擇良笏賜之。因勉曰。爾當無易此心。

蔡邕所作

東漢禰衡與黃祖子射共讀蔡邕所作碑曰。吾一覽即能識之。惟其二字更不明耳。因書之。射亦寫碑較之不差。人莫不嘆服。

索靖所書

隋唐嘉話。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為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門人立碑

晉庾袞字叔褒清白不降志及卒宗族鄉閭莫不崇重門人感慕為立碑以表其行。

長老拜碑

漢扶風王駿有德政西土為樹碑長老見者無不下拜。

為臣製碑

唐貞觀七年鄭公魏徵薨上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上登院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郭知運卒帝詔中書張說紀其功于墓碑張說卒帝親為製碑盧懷慎卒帝經其墓見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蘇頲為文帝自書之。

為父立碑

唐張說字道濟嘗自為其父立碑玄宗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又黃晉卿自為父碑文有鵲巢其碑。

嶧山碑

封氏聞見記嶧山碑有刻此樂石之句人多不曉其義顏師古曰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省戶碑

唐楊國忠為吏部鮮于仲通等諷選人鄭忞願立碑于省戶下以誦德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大忌生金

晉郭璞字景純謂庾翼曰碑生金庾氏大忌後碑果生金

又永嘉五年賈逵碑生金。所謂金不從革。羣盜起也。西陽雜俎。潁陽碑。魏曹受禪處。後六字生金。蓋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徒作鎮石

隋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為人作鎮石耳。

思敬鑄字

見泉

韓愈撰文

汝寧裴晉公廟中。有平淮西碑。韓愈撰文。多歸功于度。不及李愬。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中外。因訴碑文不實。憲

宗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元和中。有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卒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言李愬力。臣是以不平。上命赦罪。敕文昌別撰。至宋知州陳昫磨去段文。仍刻韓文。東坡詩。淮西功業冠于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福先寺碑

唐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欲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信獲戾于門下矣。請從此辭。裴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揮毫立就。裴奇之。因以車馬器物約千緡酬之。湜怒曰。何待予之薄也。其碑三千字。每字二緡。更減不得。裴笑依數酬之。湜亦受之。無愧色。

表忠觀碑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蕪廢請于朝即龍山廢刹為觀賜額表忠東坡為碑銘

碧落碑

山西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篆文千餘言世傳以為碧落碑也白氏六帖因其文有碧落二字故云其篆文在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元吳子行考古編以為李陽冰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右故耳一統志又云唐孝子李譔書李陽冰見之嘆其高古

黃陵碑

黃陵廟在岳州府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前代立之祠舜二

妃者韓愈為碑文

中興頌碑

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奇偉而文古雅世多磨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

陰符經碑

陰符經碑在山西汾州平遙縣太平觀內趙秉文草書

羅池廟碑

柳州府城東有羅池廟祀唐刺史柳宗元韓愈為碑文

韓山寺碑

王泉子云庚信自南朝至北方惟受溫子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碑文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

若驢鳴犬吠耳。按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

韋丹遺愛碑

唐宣宗大中三年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上乃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高公輔政碑

五代鄭賈嗣纂南詔位改號大長平立撫運碑于大理府五花樓前後高氏改刻為高公輔政碑

安陸王碑

齊書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南蘭陵人永明九年五月三十

日卒沈休文為作碑文

普照王碑

宋初王祐為中書舍人受詔撰普照王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

四絕碑

唐元魯山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作文顏真卿書丹李陽冰篆額時號四絕

三絕碑

東昌府學有三絕碑金大定間重脩文廟王去非撰記党懷英篆額王廷筠書丹時號三絕

不忍鐫碑

宋崇寧初蔡京為元祐黨籍欲刻石于文殿及天下州廳
召長安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天下稱其正直今謂
之邪奸安民不忍鑄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
刻安民于碑恐後世併以為罪也碑既立一夕雷擊碎

妄令掘碑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生村古塚是
晉河南將軍熊光去熊安生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
匿安生遂令人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
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
猶率族人向墓而哭

戴叔倫碑

唐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貞元中進士為撫州刺史遷
管經畧使墓在金壇縣南三洞鄉梁肅為作神道碑

張敬因碑

歐陽脩集古錄許州長社縣民田中有一碑是唐顏真卿
撰并書慶曆中有模之者民家患踐田稼擊碎之予在滁
陽遣人求之得一大碑闕一段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
在焉曰君姓張諱敬因南陽人乃祖乃父曰證曰運其字
畫尤奇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君實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及秦非
笑聖人蕩滅典禮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慶曆元

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于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無倡衆為之者獨潞公首奏乞立廟河南詔可之。

富鄭公神道碑

朱子語錄東坡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其作富公碑甚詳蓋富公在朝不喜東坡其子弟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東坡銳然許之蓋欲得此題目以發已意耳。

引水碑

唐光啟中涪陵刺史張濬郡故少井泉乃窮山泉之源以竹導其流民賴其利因作引水碑。

戒石碑

宋景煥有野人間語一書乾德三年立郡國戒石碑四尺上有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即其書中語也。

狄梁公碑

宋黃庭堅作梁公碑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王仲舒碑

韓退之碑文仲舒字弘中少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內交貞元初射

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論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快法
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班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
其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樹王駿碑

扶風王駿西土為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至遺愛如此

立王晏碑

五代周節度使王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羣盜及為節度
使悉乃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素名多盜吾與諸君皆
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
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干是一境清肅徐人奏請為晏立
碑上許之

官集三十一卷終

山堂肆考君道第三十二卷

○帝都

帝王世紀伏羲都陳今陳州神農亦都陳又營曲
阜今交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幽州一云都有
熊少昊都窮桑在魯北顓頊都高陽在周為衛地
今濮陽縣帝學都亳一曰都高辛堯都平陽今晉
州舜都蒲阪今蒲州禹都安邑在蒲州湯都亳即
穀熟號南亳至仲丁遷囂或曰敖即河南之敖倉
河亶甲居相今相州祖乙居耿在河東皮氏之耿
鄉號景亳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殷地即偃師
號西亳周文王都豐鎬今京兆界是為西都周公

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土貢不均。乃東營洛邑。今東都也。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後還豐鎬。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始東遷而居洛邑。是為東周矣。及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城也。終赧王之世不遷。秦非子始封于秦。即今隴西也。非子之後。至孝公始徙咸陽。故秦遂都咸陽。漢興都長安。光武中興都洛陽。又于南陽置南都。三國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吳都鄂。今武昌。後遷建業。即今應天府。蜀都城都。即今成都府。晉都洛陽。是為西晉。元帝東渡都建業。因避愍帝諱。改名建康。是為東晉。六朝宋齊梁陳並居焉。梁元帝及

此後
梁
武帝之
孫非五
代姓朱
之後梁
也

後梁蕭昉。又別居江陵。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是為東魏。後又遷于鄴。西魏都長安。北齊亦都鄴。即今彰德府。周都長安。隋初亦都焉。至煬帝始遷洛陽。唐復都長安。五代梁都汴。即今開封府。唐晉都洛陽。漢周至趙宋。又都汴。一云梁唐晉漢周至趙宋。皆都汴。南宋都臨安。即今杭州。元都大都。即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地。我朝都建康。永樂遷都燕京。即今北京也。按六朝魏初姓拓跋氏。至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始改姓元氏。謂之元魏。魏永熙二年。高歡舉兵東向。逼其主修奔長安。乃立清河世子善見于洛陽。

是為東魏。後宇文泰復弒其主修。立南陽王寶炬。都長安。是為西魏。宋齊公蕭道成廢主自立。是為南齊。都建康。東魏高洋廢主自立。是為北齊。都鄴。古來天子之居。曰京。曰都者何也。蓋天下以洛陽為中土。唐都雍。即長安。則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則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建在宋真宗時。以其在汴之南。故曰南京。北京大名府。建在宋仁宗時。以其在汴之北。故曰北京。今我朝之稱南北京者。又自二都之地。一在南。一在北。故耳。

定鼎

世紀。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測圭

周禮大司空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日中。

作豐

詩大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蒸哉。

營鎬

史記。成王七年。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注云。成周東周也。名為成周者。周道

始成王所都也。

卜澗水

周書周公往營成周更求告卜作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因邠山

通鑑周紀周公至洛興土營築是為東都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

四方之極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八埏之中

左思魏都賦夫魏土考之西隩八埏之中也測之寒暑霧

露所均也。

龍蟠虎踞

見山。

山峙水環

順天府志關塞諸山雄峙于西南渾河諸水環繞于東南

蠶叢魚鳧

楊雄蜀本記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又次曰魚鳧李白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八萬七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嶠函隴蜀

漢張良曰夫關中左嶠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

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天莊

帝京謂之天莊唐詩延瞰極天莊又曰日畿言帝畿千里象日所經廻也。

神州

王嬰古今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鄉方二千里五嶽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四塞

漢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變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四塞言四面有山關之固也。

雙川

東漢傅毅洛都賦尋歷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夾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

帶涇

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洛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貫渭

三輔黃圖秦始皇王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

粵區

西都賦。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
粵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漢以虎視。及
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策。留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按劉歆勸帝建都
封奉春侯

豐壤

東漢張衡南京賦。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都之南。居漢之
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
桐栢揭其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以為墉。湯谷涌其後。
濟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

風雨所交

東京賦。昔者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
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

聲教所出

唐張九齡傳。京師衣冠所聚。聲教所出。

法日月

白虎通。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注云。法日月之徑千里。

據陰陽

五義要義。主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風
雨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

待諸侯

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定四海

唐陸贄奏。今之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王業根本。于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無事。可以養力。俟時。強則外制諸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赤縣

張衡靈憲。崑崙東南。有赤縣神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

黃圖

唐高宗建東都。詔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控膏腴于天府。啟黃圖于渭濱。襟

沃壤于王城。搗綠宇于河渚。

商家八遷

已下遷都

書後序。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注云。自契父。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又通鑑外紀。湯始居亳。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遷于相。祖乙。遷于耿。至盤庚。復遷于亳。從湯所都也。書序。乃謂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注云。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考之。不詳。謬言耳。

周家五遷

周自后稷。始封于邠。第三代公劉。遷居于邠。自此又九代。古公亶父。遷于岐。是為豐水之西。自此又三代。武王得天

下。遷都于鄗。是為豐水之東。自此第十一代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子平王遂遷于洛。是為東周。又自此十三代至敬王。因王猛之亂。乃遷于成周。是洛陽故都城也。前後凡五遷。

劉漢一遷

漢高祖得天下。都長安。是為西漢。至光武中興。遷都洛陽。是為東漢。凡一遷。

曹魏一遷

通鑑魏本都鄴。文帝即位。徙都洛陽。凡一遷。

孫吳再遷

通鑑吳始都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後遷建業。至晉

泰始中。吳西陵督步騭表請徙都武昌。吳王從之。然揚州之民。汭流供給甚苦之。且武昌土地危嶮。堦确。非王者之都。故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必不止武昌居。由是還都建業。凡再遷。

馬晉一遷

通鑑晉始得天下。都洛陽。至永嘉初。元帝以宣帝曾孫琅玕王觀之子。嗣封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建興四年。長安失守。愍帝蒙塵。王乃出師北征。後帝遇害。遂即位。凡一遷。

元魏一遷

元魏初居雲中。後高歡復立善見于洛陽。是為東魏。凡一

遷也。

東魏一遷

東魏既定都洛陽。議者又謂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至十一月。復議遷于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元弼為刺史。鎮洛陽。僕射司馬子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遷民。東魏主至鄴。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

隋朝一遷

隋文帝始都長安。後嫌長安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與納言蘇威。高頴等共議。乃詔創造新都于龍首山。至煬帝嗣

位。章仇大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幸洛陽。遂定都焉。留晉王昭守長安。凡一遷。至唐復都長安。

宋朝一遷

趙宋都汴。至高宗為金人所逼。從呂頤浩等議。遂升杭州為臨安府。至紹興八年。始定都焉。

○帝符

春秋孔演圖。天子皆五土之精寶。各以次運相據。其起也。必有神靈符紀。使之開階立運。

景星耀天

帝王世紀。堯佐帝摯。受封于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

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朱草生于郊。鳳凰止于庭。

榮光出河

尚書中候。帝堯卽政。榮光出河。

得玉曆

搜神記。舜耕于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賜寶文

河圖。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之以渡北海。弱水之灘。

錫壽

周書。禹乃嗣興。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陸書

圖錄。西狩得麟之後。天墜血書于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鳥。言漢代周也。又學林。夫子見新采者。獲麟。乃按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蓋麟者木精。新采者。庶人燃火之意。孔子絕筆于春。不書下三時者。明木絕火旺。周當授于漢也。

五星入房

文選。武王滅紂時。五星入房。房蒼龍之精。以周室木德。故五星表木瑞。

五星聚井

漢王元年。五星聚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也。

授劍

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間有冶鑄曰若得腰間佩
 刀雜冶中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鼎星精為輔可以殲三
 殨殨音骨太上皇曰此物名匕首遂解授烟焰中及劍成授上皇
 上皇以賜高祖乃殲三殨宅天下鈞命決云蕭何鼎星精
 項羽陳勝胡廣為三殨

奉符

漢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蕭王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闈于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請奉
 蕭王即位于鄗南是為光武注云識記之書曰符赤伏符
 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四夷雲集龍闈于野羣雄角
 力也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

年即四七之際也一說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

大蛇當徑

沛人劉邦字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
 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謂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遁矣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忽不見季亡匿芒
 碭山中

神魚舞河

見河

白水真人

東漢光武起自南陽而有天下以貨泉之文為白水真人

蓋帝舊與吳漢同居白水鄉故也。

金陵天子

晉元帝紀秦時望氣者云金陵有天子氣五百年後當有真人出故始皇東遊以厭之且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于孫權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曆數猶為未及至晉元帝渡江已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于此矣。

夢龍據胸

漢高祖虜魏王豹薄姬輸織室詔納之後宮歲餘召幸之姬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生文帝。

見蛇入鼻

邵氏聞見錄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殿枕柱礎晝寢有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于澶州無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位是為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于周。

黃旗紫蓋

吳志陳紀曰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玉馬金牛

孫氏瑞應圖玉馬金牛者瑞器也王者清明篤賢則玉馬至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探策

世說晉武始踐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祝石

見石。

慶雲見

唐代宗即位慶雲見黃氣抱日。

歲星明

宋劉原父嘗齋太乙宮與王堯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其色甚明以吾觀之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

防禦使入繼大統。

玄川靈龜

魏氏春秋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邦丹縣金山玄川溢湧石馬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

江寧玉麟

晉元帝永嘉初有玉冊見于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登極

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離卦大人以繼明照四方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陟位

虞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總師

虞書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終陟元后

虞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俾作神主

商書伊尹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亶聰明

周書。亶聰明。作元后。元后民父母。

錫勇智

商書。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正位凝命

易鼎卦。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順天應人

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一民心

千寶晉武帝革命論。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為而

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一民心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

承天曆

奎山銘。夏后氏勤勞萬邦。和寧四極。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固。宣省風教。自奎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位莫隆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基。立商周之前。建帝王之洪範也。

雲龍風虎

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觀。

朝覲謳歌

孟子曰。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應期撫運

晉元帝紀。劉琨上書。陛下應受命之期。撫千載之運。

握紀御符

唐李百藥封建論。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啟聖。

系統接緒

班固東都賦。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

瞻命膺圖

宋建隆元年。太祖卽位制。五運推移。上帝于焉。瞻命。三靈

改卜。王者所以膺圖。

接千歲統

大史公自序。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同行。是命也。

法五始要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注云。五始。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

地闢天開

宋張于湖賀英宗登極表。星輝海潤。方肇啟于青宮。地闢天開。遂丕膺于赤紀。有赫聖人之大業。於昭天下之至公。言傳號渙。

宋曾鞏曰。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

天時人事

東漢鄧禹說大司馬劉秀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明公素有盛德大功。天下向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天意人謀

宋靖康二年三月甲戌。元祐太后降手詔。迎康王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為天意。夫豈人謀。

嗣器

宋太宗即位制。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也。今猥以神器付于中人。遵治命而莫或固辭。涉大川而罔知攸濟。

傳歸

宋英宗即位制。蒸民之生。置君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

○改元

古今源流。堯舜有天下。書載其即位之始。而曰月正元日。夫子序書于成湯之後。曰太甲元年。而當時伊尹亦有元祀之稱。則元之名。昉于此矣。

資始

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履端

左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無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稱後元年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十七年為元年。謂之後元年。

稱中元年

山堂題考 宮集三十二卷 十七
漢景帝卽位。改元已七年矣。至八年壬辰。又改曰中元年。已六年矣。至七年戊戌。又改曰後元年。

因事而改

漢武帝卽位。已更為建元之名。自是而後。纔值六年。因大星而改元光。又六年無事而改元朔。又六年獲白鼎而改元鼎。又六年封泰山而改元封。

間歲而改

漢至昭宣而後。凡所謂神爵甘露黃龍之名。或一年而改。或間歲而改。又不拘六年之說矣。其後有僅改一二。如後漢光武卽位之初。改元建武。至三十一年而後改中元是也。又有終其身而不改。如唐太宗之貞觀三十三年是也。

此非所謂賢明之君。見高一世者哉。

自稱年號

漢唐而降。各有隨其鼎峙之勢。而自稱年號者。如三國之魏與吳蜀是也。

各據年號

三國而後。有隨其分裂之勢。而各據年號者。如南北朝之晉宋齊梁陳與後魏北齊後周是也。是以彼此各有元年。惟主正統者。則以正統之元年為準。

爰舉舊章

宋太宗開寶九年。改太平興國元年。制自登宸極。再易朔辰。改元更號。爰舉前代之舊章。蕩穢滌邪。用洽普天之大

慶

式遵古義

宋真宗至道四年改元咸平元年詔承上穹之眷命宅大寶以踰年四序復端萬物資始式遵古義俾易新元。

取象陽春

宋太宗端拱三年改淳化元年制朕受天明命司牧黎元寰宇幸致于和平稼穡屢登于豐稔慶茲玄感思舉舊章因斯獻歲取象陽春宜改紀元之號仍覃生物之恩。

式新端歷

宋仁宗寶元改為康定詔導迎至和消伏衆變推榮正本協紀求中庶回靈鑒之孚式新端歷之授。

改淳化為至道

宋太宗改元德音當惟新于大政冀求保于鴻猷發號改元與民更始。

改嘉祐為治平

宋英宗改元制自親庶政甫涉踰年中外乂寧風雨時若惟春秋之正始蓋歷代之通規獻歲發春方臨吉日紀年更號祇率舊章。

冀自天之佑

仁宗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制春夏之交霖雨作沴傷暴禾麥漂溢隄防粒食罄闕廬舍蕩空流離鄉邦十室而九當原究其由來祈弭消于災變仍更紀歲之名用冀自天之

佑

昭受命之符

宋哲宗改紹聖五年六月朔為元符詔統承聖緒紹述先
猷克享天心屢蒙嘉貺甘露薦降靈光燭天思答神休以
協瑞應其易統年之號用昭受命之符

皇祐改為至和

仁宗因日食正陽改皇祐六年為至和德音皇天降譴太
史上言豫陳薄蝕之災近在正陽之朔永思厥咎在予一
人是用改避正寢却去常珍俾更元曆之名冀召太和之
福

崇寧改為大觀

徽宗改崇寧為大觀制兵革不試國圍屢空邊陲晏安年
穀豐稔乾高垂象日當交而不虧坤厚薦珍禾與芝而並
秀是用因三朝之慶會順一氣之發生易冠元之名覃作
解之澤既革而當惟新是圖

作新斯民

哲宗改元豐九年為元祐御札永惟春秋正始之義深見
天人相與之符即位逾年改元布政以昭宣令典以作新
斯民顧惟守成敢忘繼序

肇新元統

徽宗改建中靖國御札思建皇極嘉靖庶邦端好惡以示
人本中和而垂政稽曆數在躬之文念春秋謹始之義肇

新元統國有典常宜遵踰歲之期以易紀年之號。

○聖誕

古今源流至論自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始以是日為千秋節故張衍止大衍曆序有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文宋璟千秋節表有月惟仲秋日在端午之句則聖誕之名蓋昉于此。

大電繞樞

帝王世紀黃帝少昊之子姬姓也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之而孕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丘。

大星流渚

世紀少昊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

虹流于華渚女節感之而生少昊為金天氏

感于尚羊

世紀神農姜姬也母曰妊姒名女登為有喬氏之女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

感于幽房

世紀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景僕為昌意正妃謂之女姬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首戴干戈。

生丹陵

世紀堯伊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名

山堂集卷三十二 二十二
曰放勳。又春秋合誠圖。堯母慶都出觀三河。與赤龍合而生堯。

生姚墟

世紀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字都君。家本冀州。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

吞珠孕禹

世紀禹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鯀為崇伯。納有莘氏脩己。脩己山行。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意感而生禹于石紐。名文命。字高密。長于西夷。堯命為司空。繼鯀治

水有功。賜姓姒氏。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

懷卵生契

世紀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筍。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狄懷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扶都生湯

世紀殷商氏出自帝嚳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帝乙。是為成湯。

太任生文

世紀周文王姬姓也。名昌。父季歷。母太任。當殷王祖甲二

山堂集卷三十二
宮集三十二卷
二十八
十八祀庚寅生昌昌有聖德又得聖女奴氏以為之配年
十五而生太子發是為武王武王娶呂望女邑姜生子誦
是為成王

玉雞啣珠

世紀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太上皇
之妃曰媪是為昭靈后生子邦是為漢高祖一說高祖母
浴于洛池見玉雞啣赤石珠名玉英吞之有孕而生高祖

赤堯蔽戶

見七夕

春陵佳氣

東漢光武之父南頓君初為濟陽令生帝于縣舍有赤光

照室影如五麟七鳳是歲縣界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帝
曰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城郭
嘆曰佳哉鬱鬱葱葱及帝起兵還春陵望見舍南火光赫
然燭天

武功慶雲

唐太宗生于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瀰漫數里上屬于
天二龍戲于館門之外水中三日乃去

雲蓋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覆其上

星珠

宋乾德四年三月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

見東方。占曰：有德有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繁昌。明年真宗誕生。生母李氏帝即位。追尊皇太后。謚明德。

夢神與交

符堅母苟氏。祈于西門豹祠。其夜夢神與交。有孕。生堅。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符臣。

夢神決脅

唐肅宗在東宮時。張后忽寢。歷不寤。太子問之。夢神以劍決我脅而入。殆不能堪。以燭照之。其文隱然。遂有孕。生代宗。

紅光燭天

隋煬帝生時。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驚。

異香經宿

宋太宗為宣祖之次子。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後唐天成二年丁亥二月十六日。生于洛陽大內夾馬營。是時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

白氣充庭

後唐太祖在妊。十三月生。紅光照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赤光滿室。

宋英宗天聖十年。生于宣平坊。赤光滿室。黃龍往來于室中。

后榻靈芝

宋仁宗誕降。郭太后榻下生靈芝。四十二葉。後享國四十

二年乃瑞應云。按郭太后真宗之后。仁宗嫡母。景德三年崩。祥符五年復立劉氏為后。仁宗乃宸妃李氏所生。劉后以為己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一說李氏嘗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真宗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仁宗。仁宗幼年每穿履襪。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為赤脚仙人。赤脚仙乃古得道李君也。李氏又嘗夢二日在天。其一忽墜。自以衣裾承之。自此有娠。仁宗即位。追尊李氏為章懿皇后。

承廳赤光

揮塵錄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德清閘官。一日晚過嘉興縣。忽覩承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

乃趙縣丞之室適。婉娠。是宋孝宗誕育時也。

千齡啟聖

唐張說奉和千秋節宴應制詩。五德生王者。千齡啟聖人。

三合肇基

宋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一丁扶火德。三合肇皇基。楊誠齋詩。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自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

天申節

宋吳芾表。華渚呈祥。預紀有開之慶。薰風從律。式逢載夙之辰。

天靈節

宋宰臣章惇等表。詩紀生民。易稱出震。時惟陽月。瑞集樞星。肇開震夙之祥。永御光華之日。離明繼照。敷同四海之靈。天德出靈。請祝萬年之壽。請以十月十日為天靈節。

○聖壽

韓愈佛骨表。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頊九十八歲。帝嚳一百五歲。帝堯百十歲。帝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

天保歌

詩小雅。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闕宮頌

詩魯頌。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胥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夢與九齡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聞呼萬歲

見嵩高山

華封三祝

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麥丘三祝

劉向新序。齊桓公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邑人曰。祝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無得罪于羣臣。百姓。公作色曰。吾聞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聞君得罪于臣也。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臣得罪于君。可因便嬖左右而謝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

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玉卮上壽

漢高祖時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玉杯獻壽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使人詣闕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

明堂上壽

漢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視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凌煙為壽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朝長安上御順天樓盛

陳文物引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

置酒凌煙閣太宗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遠懷上壽

漢昭帝時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類應乃集朝堂

奉觴上壽

冠平上壽

唐憲宗時吳元濟初平宴百僚裴度舉觴曰陛下神武獨

斷寇逆削平願與九州四海上千萬歲壽

生日罷宴樂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何少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生日却貢獻

唐德宗建中元年夏四月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號萬歲樂

唐武后造鳥歌萬歲樂。蓋鸚鵡與秦吉了鳥俱能言。后喜其能諧和。以高平調奏之。至憲宗時。劉弘去鳥歌。改入黃鍾正宮調。號聖朝萬歲樂。

作千秋樂

唐開元十六年八月初五日。玄宗以降誕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作千秋樂。丞相源乾曜等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

于天下。咸令宴樂。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乃述前興廢之際。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諸將上壽

唐太宗時。七德舞初成。觀者皆踴躍。諸將上壽。稱萬歲。

諸道獻壽

唐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民。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正旦慶壽

宋高祖紹興二十九年正旦。以太后八十。上詣慈寧宮行

山堂肆考 卷三十三 慶壽禮依建隆故事。許百官稱賀。

立春慶壽詩

宋孝宗淳熙二十年十二月。以太上皇來年聖壽七十。預于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開宴凌虛閣下。

山堂肆考 卷三十三 慶壽禮

山堂肆考君道第三十三卷

○聖德

商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又曰。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欽明文德

虞書。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溫恭允塞

虞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

克勤克儉

山堂肆考 卷三十三 慶壽禮

虞書帝曰來禹。澤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克明克類

詩大雅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不適聲色

商書惟王不適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不侮鰥寡

周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無逸。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

恭默思道

商書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夙夜必祀

周書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

好謀能聽

漢高祖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雄才大畧

班固曰。孝武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脩郊祀。改

必音庇

正朔定歷數。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才
大略。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躬脩玄默。

漢文帝躬脩玄默。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總攬權綱

東漢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
時度力。舉無過事。

詔恤饑寒

漢景帝詔。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綿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饑寒並至。而能亡為
非者寡矣。

事從寬厚

東漢章帝。每事必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
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入賴其慶。而又體之以忠
恕。文之以禮樂。故蕃輔克諧。羣后讓德。

幽枉必達

東漢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
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

倜儻不羈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有大度。且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凡
有委任。推以赤心。

聰明英武

唐太宗聰明英武。綽有大志。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剛明果斷。

唐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孝友節儉

宋太祖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節。

忠厚惻怛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忠厚惻怛。所以培國本者厚矣。謚之曰仁。誠無愧焉。

篤好文籍

宋太宗親錄囚徒。洞察微隱。斷決庶事。日旰忘食。抑祥瑞。

之獻。卻眞美之稱。樂忠諫之言。徵遺逸之士。其於文籍尤所篤好。

表章理學

宋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

○聖孝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虞舜大孝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武王達孝

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進藥先嘗

漢文帝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先嘗弗進。仁孝聞于天下。

進御親試

唐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嗚咽不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必先嘗之。飛龍御馬。必先選視。然後進御。

謁陵悲動

東漢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既寤。悲不能勝。明日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望陵涕泗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塢垣。西關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武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

必欲終禮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毀如初。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服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

孺而宣切

不忍為樂

見聖壽

送葬跣行

唐高宗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時得珍味。必先薦享。而後食。

侍疾髮變

唐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兒所好。願奉至尊居。陛下後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今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變為白。則汝

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

納履入闕

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掖輦至宮

齊晉慎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傳位于太子春。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朝會慶殿

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朝景靈宮

宋神宗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

思后不靈

宋宣和皇后章氏在金。高宗謂輔臣曰：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靈處。屈已講和。正謂此耳。紹興七年。從朱震請。遙尊為皇太后。

事后甚謹

紹興十二年。皇太后至自金。帝事之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春秋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忤意者。勿令知。第來白朕。

○聖製

揚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文。

伏羲畫八卦

漢五行志：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為八卦。

大禹叙九疇

周書：鯀則殛。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注云。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也。

歌薰風

見風

唱慶雲

宋符瑞志。舜時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和氣普應。慶雲興焉。百官相賀而歌。慶雲帝乃唱之曰。慶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或旦兮。羣后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洪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輕。萬物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

湯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誠

史記。武王為誠于席之四端。至于几。盥楹。帶履。觴豆。戶牖。弓劍。皆銘焉。又太公陰謀曰。武王衣銘云。桑蠶若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云。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云。樂極則悲。沉酒致非。社稷為危。

文王繫辭

易八卦。伏羲所畫。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爻辭也。彖者。言乎象者也。文王所繫。爻者。言乎變者也。周公所繫。

康王册命

周書。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注云。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書。有畢命之篇。乃命畢公保釐之册命也。

告四方

周書。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訓百官

周書。有周官之篇。乃成王訓迪百官之辭也。

大風歌

漢高祖過沛。召父老飲酒。酒酣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伯之用心乎。

大雪詩

宋太宗作大雪詩。賜學士云。輕輕相亞。疑如酥。宮樹花粧萬萬株。宋真宗有瑞雪詩。

秋風辭

見風

秋風曲

唐明皇製秋風高一曲。每奏之。則秋風徐來。夜葉交墜。

體傷輕靡

南史梁簡文帝六歲能屬文。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

詩癖長而不倦。然文體傷于輕靡。時號宮體。

體非純正

唐太宗作宮體詩。命羣臣賡和。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爾。

獲麟作歌

漢武帝元狩元年。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歌。

釣魚賦詩

宋呂正惠公。瑞參知政事。真宗多獨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呂蒙正為相。會宴後。死。上作釣魚詩。欲餌金鈎深未達。

碯溪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呂端。數日罷蒙正而相端。

義皇篇

漢靈帝作義皇之篇。實無救于喪亂。

孔顏贊

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其贊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真宗亦有文宣王贊。

祥瑞論

宋真宗作瑞雪詩。及文武七條。其他軫田夫吟。自戒箴。祥瑞論。對照詩。與夫正說十篇。真可與典謨相表裏。

攻守圖

宋神宗慨西方多難。北虜未平。詔賜王韶御製攻守陣圖。軍環珠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集占。又製景福內庫詩。

箴賜希全

唐德宗作君臣箴賜杜希全。

論示王旦

宋真宗作君臣論示王旦。

股肱論

唐高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

元良箴

宋真宗作元良箴賜太子。

自謂人莫能及

壘音照

劉宋文帝以鮑昭為中書舍人。上好文學。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實不盡其才也。按昭即鮑照。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蔡之句。後以武后名壘。唐人讀照為昭耳。

不欲人出其右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詩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若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王僧虔。鮑昭者。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範賜太子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又作金鏡錄示侍臣。作訓戒六篇示諸生。

詩賜神童

宋真宗賜神童詩。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嘗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咏日詩

見日。

敬天圖

宋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乾道中。詔輔臣曰。朕近日集尚書中所言敬天事。編為兩圖。以備朝夕觀省。

名曰敬天圖

欹器論

宋仁宗出欹器陳于迺。英閣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亦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理。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欹器論。

危竿論

宋仁宗慶曆四年。御迺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元祐中。呂大防劉摯等釋之曰。聖意以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况

用和佞小人乎。

司馬通鑑序

宋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進資治通鑑。既為之名。又為之序。

東坡文集贊

宋孝宗賜蘇嶠以東坡文集贊。倚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于立朝。敬想高風。捲卷三嘆。

慰邊詩

宋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真宗即位。藏之禁中。如太清樓。玉清殿。龍圖閣。所藏聖製是也。

損齋記

宋高宗中興。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又作損齋記。聖政序。其損齋記。大畧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為主。

喜捷詩

宋真宗咸平三年。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至莫州。破之。遣使奏捷。上作喜捷詩。又嘗作勸學文。

勤政論

宋真宗天禧初。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詔築堂為皇太子就學之所。賜名資善。親作記。刻石堂中。

憫農歌

宋真宗作憫農歌。又作十一經詩。及賜近臣稼穡信登詩。

又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用人論

宋孝宗之聖製。若用人論。若春賦。若新春喜晴詩。若原道辨。

寬財論

宋真宗作寬財論。賜李士衡。

恤刑詔

宋理宗嘉熙中。作敬天十二圖。淳祐初。作十三聖賢贊。又作訓廉恤刑二詔。中庸大學二贊。

○聖翰

古今源流至論。傳稱包羲作龍書。神農作穗書。黃

帝史蒼。頡作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顓頊作科斗

書。帝堯作龜書。文王作鳥書。然此皆不見于經。而

雜出于緯書。未必可盡信也。蓋自秦蒙恬造筆。蔡

倫作紙。東漢以來。人主始從事于翰墨之工。

賜札皆細書

東漢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上表令草書

東漢章帝好杜操等草書。令上表亦作草書。故名章草。

心慕手追

唐太宗王羲之書贊。煙霏霧結。鳳翥龍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煙舒雲卷

唐憲宗親洒仙毫鸞鳳拳翔煙雲舒卷此皆翰墨之可稱者也。

飛白賜羣臣

唐太宗始以飛白賜羣臣又以飛白賜馬周又賜李靖詔書數函。

飛白賜侍臣

唐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崔知悌等。

寫詩賜張昭

魏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與孫權又以紙寫一通

賜張昭

書字示呂端

宋太宗以飛白四字廣盈尺示呂端以下曰昔唐太宗以飛白書賜羣臣劉洎登御榻爭取今示卿等與古何異

三體書

宋太宗淳化中蘇易簡請以所賜詩刻石帝復為真草行三體書其詩

二幅書

淳化中上親書二幅云公平行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為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尹玘等

太宗法帖

宋真宗祥符五年。內出太宗御書法帖。示輔臣曰。太宗嗜學。實由天縱。屬思授翰。必極精妙。

仁宗筆勢

宋仁宗宸翰邁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精。

八字賜李符

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四字付易簡

宋太宗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召蘇易簡。付之。以為玉堂盛事。

二字賜張錫

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六字賜秦檜

宋高宗嘗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秦檜。孝宗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書秘閣字

宋太宗端拱元年。秘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秘閣二字。賜之。

書廻鑾詩

真宗幸澶淵。有御製廻鑾詩。乃親書之。
勒于碑陰

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無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于碑陰。

寫于座右

宋高宗建炎二年。親寫旅獒。及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于座右。素屏。又嘗御書資治通鑑第四冊。

寫字得趣

宋太宗出御書扇。賜羣臣。謂宋琪曰。朕聽政之外。未嘗晝寢。惟讀書寫字。自得其趣。

寫字為娛

宋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為娛。因取郭熙秋山平遠詩賜焉。

書經史

宋太宗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詣名山藏之。或賜立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

書文賦

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書恤刑詔

宋紹興二年。詔以恤刑手詔刻石。頒諸郡縣。奉使魏良臣曰。虜人得上親筆恤刑書。墨本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

書烝民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山有臺。及緇衣詩。

賜大臣。

天章閣召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仁宗嘉祐間。召羣臣天章閣下觀書。并閱瑞物。親作飛白書。令搢笏以觀。歐陽修為記。王珪為跋。化成殿醉書。

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殿醉書。邵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

賜十二字

真宗天禧中。上在東宮。賜張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蘇軾為贊。祥符中。上又飛白書向

敏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臣姓名也。朕將用之。

書三十軸

宋仁宗慶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書賜進士

宋高宗嘗親書儒行中庸賜進士。

書賜殿帥

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任。

書子儀傳

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寫文國傳

建炎六年。上曰。昨在會稽。嘗寫趙文國傳。以賜諸將。七年。秦檜乞以御書。羊祐傳。刊石頒諸宰執。及侍從。上從之。理宗端平中。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字。賜魏了翁。

書唐人詩

宋哲宗元祐中。以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

書周易卦

宋寧宗嘉泰初。御封尚書說命。毛詩天保。周易泰卦。唐七德舞。以賜臣下。

書清淨字

宋仁宗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

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出三百點外。

書恭儉字

宋仁宗時。夏竦為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書恭儉二字。賜之。按竦字子喬。江州人。應制舉。教仁宗書。

誠齋二大字

孝宗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集。上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揮誠齋二大字。及贈侍讀楊檢祥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

石湖二大字

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封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立石尚書省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騎惰勵廉節六字。詔于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于中外。

刻石國子監

紹興五年。上曰。朕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又書無逸分為二圖。設于講殿之壁。

親書石經

宋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雖祁寒隆暑。畧無倦怠。

御書洞規

宋理宗淳祐中。嘗御封白鹿洞規。又書考亭書院。嶽麓書院。潭州明堂等字。及中庸大學贊。

蘇東坡仁宗飛白書記

畧云。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聲音。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

畧云。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

山堂集卷之三十一
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
在也。

○聖學

劉向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大真。顓帝學
于錄圖帝學于赤松堯學于若疇舜學于務成
昭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
思武王學于號叔。

精一

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緝熙

詩大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勝怠勝欲

武王以尚父為師尚父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為銘書于席几觴豆
制事制心

商書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

時敏

商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學厥德修罔覺。

月將

詩周頌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此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自為答之之言也。

學于甘盤

商書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學于伊尹

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表章六經

班固曰漢高宗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講論五經

漢宣帝受詩于東海復中翁年十八師受論語孝經甘露

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

受書倪寬

漢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乃從受一篇。

受書桓榮

東漢明帝為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即位躬臨辟雍行養老乞言之禮諸儒執經問難于前。

召公卿講經

東漢光武隴蜀平後數召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樊準疏云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會生儒議經

東漢章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四年召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作白虎議奏一篇

銳情經術

高堅 齊韃音唐太宗身屬秦韃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既即位置弘文館悉引學士更番直宿討論古今文籍

留意墳典

唐憲宗留意墳典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書皆三復其言又集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

刺作王制

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詔藏孝經

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

聚書廣聞見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初從周世宗平淮有諧之者曰趙匡胤私_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然令引入面開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曰第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讀書鑒廢興

宋太祖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鑒戒。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唐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不為言語文字之學

宋太祖讀書。至尚書舜典。則嘆近代法網之密。讀史至釋

之定國。則責御史以不寃。以儒臣理財。以士人理獄。冷宰相以讀書。勸武臣以讀書。宋文公所謂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是也。

畢事御經筵

宋英宗嘗謂侍臣曰。凡學之道。戒在中止。故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退朝看文字

宋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

炎暑不輟

宋仁宗天聖四年。王旦曰。陛下萬幾之下。留意經術。雖寒暑不輟。

風雨不易

宋神宗元豐八年。史臣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經筵。適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一日孫思恭侍讀。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帝顧曰。微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奔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再拜稱服明睿。

龍圖閣書

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

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卽此圖書以自娛耳。

適英論詩

宋仁宗慶曆五年。幸適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既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下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質問經義

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為樂。及卽位。每召諸王府侍講邢昺等。及國子直講孫奭。更侍講說質問經義。

善評文體

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

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日覽二卷

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日盡一卷

宋孝宗謂講官曰。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為多。

夜讀周禮

唐太宗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謂魏徵曰。朕思之不井。

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夜讀尚書

宋高宗曰。朕居常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乃罷。講大學衍義。

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又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咸講禮記大學篇。

講通鑑綱目

宋理宗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聖治

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造書契。

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

教耕種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平章百姓

虞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表正萬邦

商書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又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齊七政

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重五教

周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推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九功惟叙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按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為三事合六與三為九功。

六府孔修

夏書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二壤成賦中邦
咸和萬民

周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是用咸和萬民

永清四海

周書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除秦苛法

漢高祖還軍霸上召諸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必傷人及盜抵罪
餘皆除去

用夏正朔

漢武太初中大中大夫公孫卿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宜改正朔倪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
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幾致刑措

漢文帝承高祖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之後加之恭儉以養
天下是以當時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幾致刑措

掃除亂畧

唐高祖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命將出師掃除亂畧

上下相安

漢宣帝興于閭閻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事樞機周密品
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戶口滋殖

東漢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置九郡

見地

分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率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至是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朔南劔南嶺南注云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治陳留河東治晉陽河北治魏郡山南治漢中隴右治西平淮南治廣陵

江南治吳郡劔南治蜀郡嶺南治南海

旌循吏

東漢光武以卓茂為太傅封襄德侯斷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國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念功臣

東漢章帝建初七年封蕭河末孫熊為鄴侯史斷曰念功也

比迹湯武

唐太宗稟聰明之性抱文武之才比迹湯武庶幾成康

無讓漢唐

宋太祖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更三代而降。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云。

卷三十三終

山堂肆考

山堂肆考君道第三十四卷

敬天

詩大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欽若

虞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昭事

詩大雅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顧諟

商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先王指成湯

時保

詩周頌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問疾弔喪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大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脩政行德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雊于鼎耳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脩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謹殷道復興

改行

周文王卽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地動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謹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辭令弊帛以禮俊士頒爵祿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述言

詩周頌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禱野

見雨

出郊

見風。

宣王憂心

快音

詩大雅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快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聲公先正則不我聞。

景公德言

見星。

日食思過

漢文帝二年十二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告朕。

日食念愆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帝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痛心疾首

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減膳停樂

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令中御

減膳停樂仍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彗見脩德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于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景公懼而脩德。今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彗出求言

宋真宗咸平之年。彗出營室北。呂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

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家。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凡囚徒老幼疾病及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彗遂滅。

祀靈山

見雨。

罷元會

唐宣宗太中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安民恤物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常膳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以祈玄祐。

克已洗心

宋哲宗元祐元年。早上曰。自冬迄夏。旱暘為虐。生民嗷嗷。無所控告。永惟災變之來。蓋不徒發。非克已思過。洗心脩德。其何以答謝天譴。協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脩厥職。共圖消弭。

百拜禱天

宋仁宗慶曆二年五月。大旱。丁亥夜。雨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帝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

夜精心密禱為善爾

四失罪已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久雨恒陰。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即官以上言闕政。

樂聞闕失

見聖製。

講行闕政

宋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太史奏來歲正旦。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命百司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

○法祖

司馬溫公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

監于成憲

商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繩其祖武

詩大雅。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行湯之政

按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于河水。欲遷都于般。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續文之緒

中庸。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

儀典

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繼序

周頌。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同符高祖

東漢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

取法仁宗

宋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高宗謂宰執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

遵奉制度

東漢明帝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有治平之風

遵行道德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近臣曰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色遵行道德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篋送御衣

東漢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乃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五十篋餘悉分賜諸王因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舊時衣物惟王有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人衣服之制按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

屏書政要

山堂集考 官集三十四卷
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學士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紹繼前烈

宋真宗謂儒臣曰。朕念太祖太宗不變哀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先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盡行家法

宋哲宗嗣位。日以進退為益。呂大防上言。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故也。

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治天下。帝深然之。

念慮在茲

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殫宗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頃刻不忘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練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

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求賢

商書。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說苑。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關四門

虞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用三宅

周書。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聘于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三使人往聘之。

遇于渭陽

見渭。

命于夷宮

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公考音翁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于所問。不祀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

延于金臺

燕昭王子易水東南築黃金臺以延天下之士。按綱目。昭

王卽位。子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耻。孤之願也。隗曰。古之人若。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若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于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庭燎待士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主君天下賢者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

蒲輪迎賢

漢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

問于丙吉

漢丞相丙吉病篤。帝自臨問。若卽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帝因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

山堂集考
宮集三十四卷
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母孝。淳厚備于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帝以吉言為是。

訪于德操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樂。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亮。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自枉駕顧之。備遂造亮。三往乃見。按德操。徽表字也。

遣詣公車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其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

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可使絕國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策問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其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上。善其言。以為江都相。

詔舉孝廉

漢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

山堂集卷三十四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

依例進舉

唐高宗顯慶三年。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存形迹。護避親知。甚為不取。昔祈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才。須依例進舉。

錄狀奏聞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敕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經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

試士集英

宋神宗時。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試士崇政

宋太祖雍熙中。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若饑渴。乃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

世家勿嫌

宋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

山堂集卷三十四卷 十二
者。豈乏才耶。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

員數不限

宋高宗謂宰相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不拘資格

金世宗一日謂宰相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格。何能得人。張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耶。

必後文辭

元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漢唐宋以來。科舉一途。得人為盛。今欲與天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于多門而進之。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

○仁民

周濂溪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真希元曰。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故若道必主于仁。而為仁必極其至。

加志

史云。唐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故不

山堂疑考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恤功

周書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析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注罪人

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葬枯骨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于人乎。

除苛法

見聖治。

除肉刑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上憐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見春。

問疾苦

漢昭帝始元二年遣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有親喪者勿繇

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無家屬者給穀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廢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全活流民

漢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徙者眾詔遣使者循

行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負不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廩給嬰兒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葬戰士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金帛賜突厥贖回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葬戰士十九年贖諸軍所虜高麗民一萬四千口

縱死囚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仍敕天下

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二匿者。上皆赦之。貞觀中。嘗詔收瘞隋末暴骸。

欲人富賢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嘗欲天下之人皆富賢。惟省徭役。薄賦歛。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賢矣。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問政寬猛

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承隋苛虐。以仁

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

禁笞背刑

唐太宗覽明堂鉞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定折杖法

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以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貸。

出米貸饑

五代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

山堂集卷之十四
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和藥療疾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置園養窮民

梁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給田養流民

宋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都州閑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賜粥賑饑

宋太祖建隆元年。歲大饑。上遣使詣城門。賜粥以賑饑民。出錢助糶。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糶之。置常平倉。

宋太祖時。京城穀賤。上遣使增價糶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

置廣惠倉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子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

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凶年其令

宋仁宗嘉祐

出錢相縣

宋太祖建隆元年

賑賑賑

山堂肆考君道第三十五卷

○節用

易節卦。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荀况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惡衣

論語。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服

周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注云。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

帳無文繡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

屏惡刻鏤

東漢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由是敞有懼心

禁采金玉

漢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勿受珍羞

東漢光武建武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作臺惜金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營閣惜費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據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從所請糜費良多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再三竟不許

葬用瓦器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之人不知其處孝文識終始之義孝景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多受其福豈不美哉
殿為土階

後周武帝身衣布袍。寢以布被。諸宮殿華麗。皆撤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櫺栳。

青麻代紵

晉武帝大弘節儉。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及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紵。詔以青麻代之。

青練為帷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帝集上書皂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為帷。

改用鐵欄

南齊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裘履。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令銷銀器

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焚錦繡珠玉于殿前。

焚裘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工用。命焚之于殿前。

留袖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袖布衫襖。臧皇后手

所作也。既賢，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命碎琥珀枕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是時將北征，以琥珀可治金瘡，命擣碎付諸將。

不用龍腦香

唐宣宗性尚儉素，先是宮中行幸，即以龍腦鬱金香藉之下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戒使臣彈財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彈財酣飲遊山寺而已。

罷伶官冗食

唐德宗即位，詔罷梨園伎及伶官冗食者三百餘人。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治，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玩器，不好珍奇，任百姓求採不禁。

耒耜去文飾

唐肅宗耕籍田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在于朴素豈賢文飾乎乃命撤之

衣裾戒寬大

唐文宗元夕于咸泰殿觀燈三宮及諸公主茲赴宴帝方以節儉先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滸待罪詔奪兩月賜錢

喜太子惜福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臍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恐戚里成風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垂簾蕭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一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尤當惜福皇女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效成風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公主慙謝又謂皇女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用金玉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

碎寶裝溺器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禁繒為假花

宋真宗祥符元年。詔王親臣庶第宅。飾以五采。及用羅製幡勝。繒帛為假花者。並禁之。

止索燒羊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其獻。

嚴禁鋪翠

宋高宗紹興中。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豈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于外乎。帝用其言。嚴鋪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

焚之通衢

思創業艱難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諭買珠費用

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百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時。諸王拔都遣脫必察至行在。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曰。太祖太宗之時。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

○勤政

商書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唐李德裕宵衣旰食。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寶。光武至仁。反刃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無即惱淫

商書。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惱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無好逸豫。

周書。王曰。嗚呼小子。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不敢荒寧

周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有九年。

不敢遊田

見聖治

厲精為治

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艱難。躬理萬幾。厲精為治。吏繡其職。民安其業。

銳意圖治

唐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圖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乃退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飾號為清明夜分乃寐

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日中未食

宋太宗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田

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投籤階石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每夜敕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蹠然有聲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如此

粘竹嚴

粘書屋壁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躬親本事

漢文帝除秦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以安海內以育羣

生。

坐閱武事

宋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率以為常。

講事甚樂

唐憲宗嘗盛夏乃召李絳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與卿講事乃甚樂也。

問字必盡

宋仁宗慶曆三年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上顧見之問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

一問之必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納諫

商書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聖。

置鼓

唐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懸鐘

鞀音陶夏紀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幸得善言

梁君獵見白鴈羣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羣
 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龍諫曰昔齊景公時天大旱卜曰
 當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
 今使吾以人祠惡在其為民耶言未卒而天大雨今君以
 鴈故而欲射人是主君無異于狼虎也梁王遂援龍手與
 上車歸曰幸哉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因思至意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
 正倫等謂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嬰者必
 人君亦有之卿屬犯吾鱗禪闕失朕豈慮有危亡哉因思
 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耳

持節赦蕭何

漢相國蕭何以罪繫獄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
 下繫之暴也上曰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
 繫治之衛尉曰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
 疑其受賈民錢乎且當陳狝黥布反時陛下自將以往相
 國方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乃受賈人金乎帝大悟于是使使持節赦何
 賜笏勉李絳

見碑

罷黜方士

漢武帝征和四年大鴻臚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

山堂集卷三十五卷
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于是悉罷黜方士候神人者。

宥釋俘囚

唐肅宗至德中，關東獻俘囚百人，詔竝處斬。囚有仰天號嘆者，司膳員外郎李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黜汚者半天下，今皆欲澡心歸化，若皆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惡也。帝遽令奔騎宥釋之，由是歸化日至。

召還玄齡

唐太宗貞觀中，房玄齡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歛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功，玄齡為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避棄。陛下若以為哀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帝遂召還之。

悔責彥博

唐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溫彥博與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責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等于心腹，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耶？彥博拜謝，王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臣所言豈私曲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玄齡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王珪今則悔之。

止輦受言

漢文帝時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留檻旌直

漢張禹黨護王氏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豈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乃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罷幸玉泉

唐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王方慶奏言昔

廣德諫漢元帝乘船危從橋安帝乃從橋今山河危峭陰道曲狹比于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賤畏塗哉后為罷行。

罷幸東都

唐敬宗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裴度從容奏云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地弗治須假一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矣帝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因為止行。

即停鄭女

唐太宗時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請建為充華典冊已具或言其已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

字。享膏粱。則欲民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聞鄭女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帝痛自處。責即詔停冊。

立遣王女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立命宮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焚香讀疏

唐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苟合于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秉燭讀疏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及進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觀圖長吁

宋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

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八事罷之。

聞言首肯

宋孝宗時黃洽遷諫議大夫在經筵上言人主命相賢在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宗社安宰相掄材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帝聞此言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罷張燈

宋理宗寶祐三年正月迅雷納起居郎年子才疏罷元夕張燈。

罷出獵

見苑斬豕。

○詔令

古今源流至論自秦始皇以帝稱制漢人因之于
是更名之曰詔然當文景以前詔令皆出于天子
之意爰自武帝報淮南王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故一時如諭巴蜀檄難蜀父老皆發于相如之筆
厥後西掖專命詞臣而代王言至于號稱內相者
又掌內制於翰苑者也由是詔令悉出詞臣之手
而制作愈非古矣。

誕告

商書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對揚

商書王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祇若

商書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肅將

詩大雅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王言

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練。

王志

文中子曰。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紫泥

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故李白詩。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按聞見後錄。武都山水皆赤。泥亦赤。故曰紫泥。然泥安能封。或是用為印色也。

黃麻

唐太宗用黃麻紙。寫詔敕文。故杜詩。紫詔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唐玄宗別置學士院。掌內命。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注云。黃麻。詔紙用黃藥染成。取其辟蠹也。似六經者。謂詔誥之詞渾厚。如六經之文也。

詔除肉刑

見仁民。

詔減笞法

漢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景帝元年詔。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詔讞疑獄

漢景帝五年詔。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也。諸獄疑若無文致于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讞平議也。

詔求直言

漢宣帝地節三年地震。詔求直言。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

勸學興禮

漢武帝詔。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

買爵贖罪

漢武帝元朔五年。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

老羸往聽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正。能直言極諫者。穎陰侯賈山上書。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猶扶挾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

方就而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士卒感泣

唐德宗興元元年大赦人心大悅後李抱直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養老詔

漢文帝養老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且為令。

勸農詔

漢文帝勸農詔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勸農民甚苦而更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下詔悔過

漢武帝征和四年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夫輪臺西去車師數千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之役道次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政。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封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下詔議律

漢元帝議律令詔。法令者。所以抑強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不得稽留

漢司隸校尉楊球為太尉。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按尺一詔。漢制詔書。一尺一寸高也。陳蕃傳。尺一選舉。宜委尚書。三公。蘇東坡云。尺一束呼我歸。

不可頻改

宋真宗景德二年。知制誥朱巽言。朝廷命令。不可頻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不辯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慎之。

塗詔寢事

唐王諤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書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何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既而事得寢。

奉詔班師

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鄜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飛大喜。語

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狐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乃自鄜城引兵還。

詔省浮費

宋仁宗寶元中。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

詔定雅樂

宋神宗元豐三年。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上自卽位。未遑制禮樂。至是將有事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

遂召劉几等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三聲。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辯正二舞容節。詔從之。

捧詔祈才

宋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個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効也。

下詔罪已

宋高宗駐蹕杭州。卽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以下。放還。

鳳銜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臺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天子詔書謂之鳳詔按石季龍名虎石勒養子也後篡位。

馬負

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德宗建中元年乃逢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制以廐馬負載賜其家。

宮集三十五卷終。

山堂肆考君道第三十六卷

○赦宥

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刑掌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又王符潛夫論。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文仲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肆大眚

左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解大難

袁松後漢書賈彪遊京師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錮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

遊大難不解。即入關乃設方略。天子為之大赦。

鶴留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光景茲見。其赦天下。

鸞舉

漢書詔曰。嘉瑞茲見。鸞鳳茲舉。其赦天下。

烏啼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行。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快之。召義慶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云。明日當有赦。後改義慶為南州。因製為烏夜啼曲。

蠅集

秦符堅欲赦。與王猛符融密議于甘露堂。親為赦文。有一大蠅集于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于市曰。縣官今大赦。須臾不見。

大害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者。奔走之委輿也。無赦者。瘞疽之礦石也。又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

小惠

常璩華陽國志。時有言丞相諸葛亮惜赦者。亮答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

瘞音姓

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論赦若
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政又東漢吳漢病篤先武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無赦而已

赦亡命

東觀漢記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
罪一等而詔令不及亡命郭躬奏曰死罪以下慈蒙更生
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伏惟大恩莫不蕩宥上善其言即
下詔赦之

赦殊死

崔鴻前秦錄王猛疾病未瘳符堅赦殊死以下

滌穢

荀悅漢記論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
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滌
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
矣

蕩瑕

晉郭璞傳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累替揚德
澤

得銀印

吳志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上
刻有年月字于是改年大赦

得玉璽

崔鴻前趙錄。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新保之印。蓋王莽時璽也。元海以為已瑞。大赦改年。

雲出

望氣經。黃雲四出。期五十日當赦。

風來

翼奉風角書。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大赦。應在六十日。又曰。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已上來。當大赦。

東狩大赦

司馬彪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祀。天下。

南郊大赦

王隱晉書。惠帝元康六年正月。上南郊大赦天下。

樹竿

擗音解。唐武后時。仗前有大擗樹。赦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又百官志。赦日植金雞于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啣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老囚徒于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又文粹云。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

動籥

籥音千。王充論衡。赦令將至。擊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沈佺期觀。徒音婢。赦詩云。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圍徒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

泥籠僅西上鼓振迅廣場雞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封三錢

史記每楚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白赤金也虞
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慮人逆知有赦者或竊盜故封之
受八寶

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印六
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
是又得良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
命鎮國二寶通曰八寶

買索夜見

晉天文志買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擊冀州獄別駕崔隆宗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
星流主赦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果至

一歲再赦

唐太宗謂羣臣曰語云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
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必也

三年再赦

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親享太廟合祭天地于園丘先是
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
上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年一赦所
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

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粵音孚

偏枯之物

孟光責費禘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宜有。

曠蕩之恩

粵音孚

宋欽宗嘉靖二年子粵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

○耕藉

禮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

純音緇

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三推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注云。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藉。推。謂代也。

撥音發

一撥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

觀音脉 觀土。先時九日告稷。稷以告王。王乃使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及期。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千畝。民用莫不震動。恪恭千農。注云。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一墾。二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謂下各三其上也。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勸民

周成王時。耕籍以勸民。祈社以求穀實。故其時民樂治田業也。

帥屬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辨其耜。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

盛。注云。屬。府史胥徒也。

祀天地

禮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給宗廟

漢書文帝二年詔。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先致孝敬

五經要義。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

敬也。

當知艱難

晉武帝詔近世耕籍有慕古之名無供祀之實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知稼穡之艱難帥先天下。

耕於鉅定

漢武帝征和三年帝耕於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耕於下邳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又章帝東巡狩至於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耕於定陶。

青車

漢官儀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黑耜

宋太宗雍熙五年大赦改元制振前王之闕典脩耕籍之盛儀載陟青壇肅事接神之禮躬推黑耜用恢敦本之風寧惟奉眷祐於乾坤兼以備采於宗廟可大赦天下改雍熙五年為端拱元年。

躬耕盡畝

唐明皇開元中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芒遂躬耕盡畝復耕數步。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

志在勸農。恨不能終畝。豈須為限。復耕數步。又宋仁宗明道二年。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上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得終畝。乃耕十二步而止。

諸侯知敬

禮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說音脫。而貫革之射。息也。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人士聳觀

宋仁宗明道三年。赦文。秩開元之遺事。述端拱之舊章。必必音秘祀農壇。親臨帝藉。公卿執耒而陪侍。人士側肩而聳觀。于

以荷靈休。于以勸力穡。

迎和

東漢順帝即位。不行籍田。黃瓊上疏。昔宣王不藉千畝。卒有羗戎之患。終損中興之名。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

順氣

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親耕。孔穎達議禮云。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黑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于東郊。乃耕于東郊。

擇日有事

宋太宗雍熙四年。詔燔柴告類。紫壇屢薦于至誠。而執耒

山堂集卷二十六
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三推宜舉于舊章。百代永垂于信史。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

因時展采

宋仁宗明道元年詔。紹述神宗之成憲。爰舉先穡之精祠。申命所司。因時展采。朕取來年二月擇日耕藉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

○巡狩

白虎通。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

觀民

易觀卦。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類帝

造去聲。禮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注曰。類宜造皆祭名。將出言出為巡狩也。

脩五禮

守去聲。下俱同。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問百年

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
之所好惡。

周四嶽

於音烏
隨音惰
哀音杯

詩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
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柴三辰

馬融東巡頌。類乎上帝。柴乎三辰。禮祀于六宗。祇燎乎羣
神。

審權衡

越絕書。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權衡。平升斛。

宣聲教

東漢章帝巡幸詔。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通解釋
怨結。

展義

左莊二十七年。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注云。天子巡守。所以
宣布德義。

作歌

縱音宗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登天桂山。舳艫千里。薄襪陽而出。
作盛唐襪陽之歌。

天動

崔駰東巡頌。三軍霆激。羽騎火列。天動雷震。隱隱鞞鞞。

神行

崔駰北巡頌。雍容清廟。謚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

○馭夷

帝王之于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加之以兵。來則

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

格有苗

虞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

叙西戎

夏書。織皮毘菴。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伐鬼方

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伐玁狁

周宣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伐之。故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賜越王書

隆慮音
林閣

初漢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

遂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即位。復遣中大夫陸

賈使南越。賜佗書。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

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按蔡邕曰。天

子車有翠羽蓋。以黃絹為裏。是為黃屋。纁以髦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駟馬軛上。李裴曰。纁羽葆幢也。在

纁音非
音厘駟
音非軛

音泥

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轟。

賜滇王印

漢武帝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滅勞深靡草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玉印復長其民遺以車馬

漢惠帝時匈奴冒頓方強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為上將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賜以冠帶

時音止 漢宣帝甘露三年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盤綬玉具劍佩弓矢祭服安車鞍馬等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于渭橋下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享賜之一月遣歸國

擊右賢王

漢武帝元朔五年上以匈奴右賢王數擾朔方乃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別遣將出朔方及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令屬衛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

之。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天子使使者持大將印。卽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虜樓蘭王

漢武帝以樓蘭王姑師嘗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元封三年。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為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登臺

漢元封元年。詔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躬秉武節。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卽南面而臣于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置郡

漢武元光五年。從番陽令唐蒙言。通南夷。置犍為郡。元朔元年。東夷歲若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等擊走之。遂取河南地。從主父偃言。置朔方郡。元狩元年。以張騫通西域。置酒泉武威郡。又六年。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

還其侍子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大憂恐。乃

莎音沙

歲音穢

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帝許之。後西域侍子久留燉煌。皆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不許和親

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皇太子言。南單于新附。北虜懼于見伐。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

招降烏桓

建武二十二年。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候亭吏卒。以弊帛招降烏桓。

擊降車師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遣奉車都尉竇固等。擊車師。前後王降之。

收祭天人

漢武元狩二年。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按休屠王。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即浮屠祠金人也。今佛像。是其遺法。

獲甌脫王

漢昭帝元鳳元年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甌脫詳見邊塞

隔水與語

唐太宗貞觀初頡利突利二可汗大舉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語久之突厥懼而請和受盟而去

御樓受俘

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往依沙

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實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帝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

不受康國內附

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行師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

不加懷遠戍兵

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

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
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兵甲士卒
遠勞于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

復遼東地

遼東，卽禹貢冀青二州之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青東北
為營州。秦以幽州為遼西郡，以營州為遼東郡。漢初因之。
武帝拓朝鮮地，并割遼屬邑，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
漢末為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
東、昌黎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為國，尋為慕容廆所
據。後魏仍為郡。隋初為高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尋為
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契丹至宋，真宗景德四

廆音悔

年，城遼西為中京。仁宗慶曆四年，以雲州為西京。英宗治
平二年，復改國號曰遼。

改安南府

安南，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
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
昌三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治龍編。梁陳于交州
置都督府。隋改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
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曆間，復曰安南。五代梁
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後為劉隱所并。楊延藝、紹洪相繼
為交趾節度使。旣而管內大亂，推丁部為州帥。其子璉繼
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為其將黎桓

史音拱所纂。後李公蘊纂黎氏。陳日暎纂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交趾郡王。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日暎竄海島。後歸附。封烜音絢。其子光弼為安南郡王。光弼卒。子日烜自立。世祖發兵討。燔去聲。破之。日烜卒。子日燁遣使入貢。

受倭奴貢

按倭國。卽古之倭奴國。其地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附庸國凡百餘。自漢武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卽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為王。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咸亨

初。惡倭名。改曰日本。宋雍熙後。累年朝貢。有願留授經肄業者。元初。招諭不至。命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

拔百濟城

唐龍朔二年。熊津都督劉仁願等。乘百濟無備。拔其數城。按百濟。東夷國名。馬韓之屬。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于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故號焉。其國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

親征契丹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進寇澶州。邊書告至。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寇準。準因請帝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

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渡河次澶州城下契丹請盟而退

通好女真

宋徽宗重和元年使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由海道如金約夾攻遼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賢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按金即女真也政和五年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初高麗來宋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備帝聞之不樂又按女真本古肅慎

之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金初號女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服于遼

取伊吾廬地

哈密衛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郡北大磧之外為西北諸夷往來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後為屯田兵鎮之所後魏始置伊吾郡又為胡戎所據唐貞觀中內附置西伊州五代號胡廬磧小月氏遺種居之

授角廝羅官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塞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吐谷渾盡有其地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曰熟戶餘曰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

領角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宗哲宗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掠人琉球

琉球自漢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貴良將陳稜率兵至其都虜男女五千入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至明朝始內屬受冊封王

徵兵回紇

唐肅宗寶應中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答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曰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出幸今皇帝乃廣平王也

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丘墟有輕唐之志

却諸國請貢

唐貞觀中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時所遣使已行上遽止之按高昌本漢車師前後王地以其地勢高厥名曰高昌壘後魏有闕伯周者始為高昌王

撫諸蠻納土

宋徽宗大觀二年知桂州張莊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諸蠻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為黔南經略安

撫使

品正美實樂民安少所難三



